

从地狱到人间

CONG DIYU DAO RENJIAN



从地狱到人间

本社編

天津人民出版社

从地獄到人間

*

天津人民出版社編輯、出版

(天津市哈密道12号)

天津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証津出字第001号

天津人民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河北省新华書店發行

*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張 4 字數 74,000

一九六三年十二月第一版

一九六三年十二月第一次印刷

印數1—136,000

統一書号10072·287

定 价 0.36 元

序

一页一页地翻阅着这本书的清样，我的感情，伴随着每篇文章中主人公的遭遇和变化而起伏着，悲愤和喜悦交织在我的心头。

两个时代，两种社会制度，形成了两个世界：旧社会——人间地狱，新社会——幸福乐园。真是天上地下，一苦一甜，多么鲜明的对比呵！

这些文章，是对旧社会的控诉书。我读着读着，眼前不禁浮现出旧社会的幻影：皮鞭子、拳打脚踢、猪狗不如的饭食、阴暗发霉的小房子、无休止的奴役和劳动、非人的侮辱和欺凌、残酷的剥削和压榨……，在旧社会里，好像穷人这一辈子，命中注定只能受苦受难。像潘年芳，八岁的女孩子，就不得不给地主放牛，十二岁就去当包身工；像苗广祿，十一岁就到“人市”上出卖劳动力，一直到解放前夕，东流浪、西流浪，也逃不出地主的手心。女店员、女艺人所受的凌辱，和其他被压在社会底层的群众的悲惨遭遇，自然也就可以想像到了。知识分子的生活总该好些吧！但是请看天津市中营小学教师、天津市劳动模范张淑英，一个师范专科学校的毕业生，当年为了找到一个教

員的职务，竟不得不托人求情、借錢送禮，到处奔走。等找到一个暂时存身的地方时，她已经是精疲力竭、負債累累了。可是，找到了工作又能怎样呢？为了能維持住半飢半飽的生活，她不得不和其他教員一样，向学生販賣些笔墨紙硯，還要处处受到汉奸和国民党反动分子的侮辱。“为人师表”者，竟落得这样“斯文扫地”。所有这些，怎么能够使人相信呢！但是，这的确确是事实。这些情况，虽然已经成为过去，但是想起旧社会，忿怒和痛恨，犹如尚未熄滅的火焰，重新在我胸中熊熊燃燒。

这些文章，是对新社会的贊頌詩。党領導这些被踐踏在社会底层的人們，摆脱了奴役和剝削，使他們重見天日；毛主席的恩澤，有如阳光普照，撫慰着他們，照亮了他們的心，領導他們走上了翻身解放的光明大道。他們的眼界开闊了，階級覺悟提高了，党指到哪里，他們干到哪里。他們充分地發揮了聰明和智慧，流浪儿变成了工程師，老年人恢复了青春。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設事业中，他們閃射着光和热，為我們偉大的祖國創造着光輝燦爛的未來。看到劳动人民翻身解放以后迸发出来的革命热情，看到他們忘我的劳动和煥然一新的精神面貌，看到欣欣向榮的社会主义建設事业，看到在毛澤东思想的阳光下成长起来的青年一代的幸福生活，难以形容的喜悦，便涌上我的心頭。

这本书，是獻給青年們的寶貴禮物。它用活生生的事实告訴青年，劳动人民在旧社会是怎样被人鄙視，在新社

会又受到怎样的关怀。这些情况，許多青年是不了解的。因为他們长大成人通曉事理的时候，已經是新社会了。他們所想的都是光明的前途，談論的都是美好的未来。他們不能理解，在旧社会里，为什么貧苦人民像牛馬一样地終年劳动，反而貧无立錫之地，連一碗飽飯也吃不上；他們也不会理解，为什么像刘道成那样的流浪儿，在新社会能够变成工程师；为什么张发把要飯罐子当做“傳家宝”；为什么許多老工人、老农民，甚至一部分知識分子，那样痛恨旧社会，热爱新社会。正是因为如此，青年人就特別需要明白劳动人民的过去和現在，明白他們是怎样从悲慘的过去走到現在的幸福道路上来的，明白階級和階級斗争的道理。这些，是青年人在政治上发育成长的滋补品，是青年人在思想意識上修养鍛炼的营养剂。我把这本书看作是獻給青年們的礼物，就是从这里說起的。

現在的年輕人，沒有亲身遭受过或者亲眼看到过帝国主义、地主、資本家对劳动人民的压迫、剝削和奴役，沒有經受过階級斗争的暴風雨的鍛炼，所以他們不能真正地懂得階級压迫和階級剝削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今年10月10日《天津日报》刊载的国营天津第三棉紡織厂进行厂史教育的一篇文章中有一段話，很可以說明这个問題。这一段文章說：

有一次，共青团員申福全和几个青年朋友，同他父亲談家史时，父亲問他們：“你們知道嘛叫压迫嗎？”申福全毫不思

索地答道：“压迫，不就是在旧社会，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欺压广大的劳动人民吗？”父亲又问他：“还有呢？”“就是这些。”申福全没词儿了。

老人家摇了摇头说：“这就叫懂啦！”接着便向他们讲起了自己亲身受过的阶级压迫。他说：“在旧社会，你两个哥哥、两个姐姐都上工，就你娘一人闲着，可是全家还混不饱肚子。你二哥才十三岁，就同成年人一样，一天干十二个钟头的活。有一次，他见人家当头的、当先生的，总是大鱼大肉、白米白面地吃不完，自己也想改改口，吃些白面；就在这天夜里，趁我们都睡着了，他一个人偷偷地跑出去推了一夜的‘轱辘马’；临天亮，用赚的钱买了一块饼，拿着回家来了。我知道了很生气，为了吃块白面饼，干一夜临时工，常日工还干不干？你二哥是乖孩子，懂得我的心情，扔下饼回头就去上工。我一把把他抓回来，把饼塞给了他。可是到了晚上，他又把饼带了回来，一口没吃。他说我年老，非让我吃；说着半截话，就困的睡着了。

“我拿着那块饼，怎么也舍不得咬一口。让你妈吃，你妈不吃；让你大哥和你姐姐们吃，他们更不吃。转天，我撕了一半带着上工去了。干到中午，饿得我实在站不住脚，就把饼拿出来吃。谁知，正让工头看见。不一会儿，日本鬼子就拿着棍子，杀气腾腾地冲着我来了。他硬说我的饼是偷来的，理由是‘你的穷光穷光地，钱的没有’。不容我分辩，就抡起棍子没头没脸地打起来。把我头上打了好几个窟窿，流了一身血……”

“鬼子打伤了我，不算完；还带着一帮狗腿子押着我到家里来翻。穷哥儿們都很担心，因为他们随便翻出点什么东西，就会诬赖你是偷的。鬼子说过，谁偷东西就一刺刀挑死谁。我心里倒一点也不怕，一脚踢开了門对他们说：‘翻吧！’他们一看这间破屋，四面空空，炕上連床被都没有；只有一个三条腿的桌子还是找人家借的。他们一生气把桌子踹散就走了。从那天起，我連气带伤，在炕上躺了半个月。伤养好了，求人情，送了礼，才又上了工！……”

老人家一字一泪，句句打在青年們的心上。他们恍然大悟：“到今天，咱才真正懂得嘛叫‘压迫’！”

现在，像申福全这样的青年，恐怕是为数不少的。

由于这些青年不懂得什么是压迫和剥削，自然也就不懂得什么叫幸福了。现在的一代青年，许多人是“喝蜜水、吃蜜糖”长大的，他们不愁吃，不愁穿，有书读，有事做，他们的生活，簡直是旧社会的劳动人民梦想不到的。按道理讲，他们的生活是够幸福了。但是有些青年“身在福中不知福”，他们不知道我们国家的劳动人民是从怎样悲惨的境地，经过了多少艰难困苦的斗争，才换来了现在的革命成果。他们不明白，人民的生活水平，只能随着国民经济上升的幅度而逐渐提高；不能凭着个人的欲望，无限制地向高标准看齐。这些青年，对于社会生活的苦辣酸甜，缺乏识别能力。他们的要求，脱离了我們国家的现实。不仅如此，他们之中个别的人，因为受到资产阶级思想影响，

受到資產階級腐朽、糜爛生活的誘惑，一味追求享受，對生活抱着非分的要求，這個欲望滿足不了，那個要求不能實現，就要發牢騷，講怪話，感到這也不對頭，那也不順眼。這種思想的滋長，實際上是為資產階級思想的腐蝕打開了方便之門，很有可能在政治上走下坡路。

因此，對於青年一代，應當使他們開闊眼界，讓他們了解舊社會，認識舊社會。要讓老一輩的人用親身的經歷、切身的感受教育他們，使他們了解老一輩的人在舊社會里，處於怎樣卑微的社會地位，吃了些什麼苦頭，受的是什麼窩囊氣；讓他們了解老一輩的人在舊社會里，掙扎在死亡綫上，想保住一條性命都很不容易，根本談不到什麼人生的幸福；讓他們認識到革命前輩怎樣流血犧牲，經過長期的激烈的階級鬥爭，才換來現在的幸福成果。而且要讓他們知道，所有這些，並不是歷史故事，並不是久遠的過去，這只不過十四五年以前的事情，這是他們父母所曾經親身經受過的日子。

了解了舊社會的苦，還要挖苦根。苦根在哪裡？難道是像有人所講的“人生由命，富貴在天”麼？難道是祖宗三代沒有本事麼？都不是。舊社會的苦，不只是這個人、那個人的苦，而是階級的苦。這苦根，是來自階級壓迫和階級剝削。而階級壓迫和階級剝削的根源又來自舊的社會制度。不然，就不能解釋為什麼幾億勞動人民在兩種社會制度下遭遇着兩種截然相反的命運。

懂得這些，就可以喚醒青年們的階級覺悟，就可以使他

們認識到新社会同旧社会有什么本质的不同；就可以使他們憎恨剝削制度，憎恨階級敵人；就可以培养起他們工人階級的階級感情，使他們認識到生长在新社会是多么幸运！

有的青年說：老年人在旧社会受苦，是他們生的不是时候。我們生在新社会，当然應該比旧社会生活好，老和旧社会比干什么？

也有的青年說：旧社会一去不复返了，这些过去的事情，老提它干嘛？

是的，生活在新社会里的青年人，比起老一代的人的生活不知好了多少倍。现在的青年人，哪里还見到什么“卖身契”、“包身工”？哪里知道旧社会当学徒的悲惨生活？现在，女工生小孩給产假、給营养，哪还有像过去那样，一生小孩被踢出工厂門外的？现在，工人生了病享受劳保，哪还有一不能上班就被解雇的？现在，有許多在旧社会被人鄙視、受人欺凌的劳动人民的儿女——当“老媽子”的儿女，“拉胶皮”的儿女，“扛大个”的儿女，成了高等学校或中等学校的学生，有的已經当上了教师、医生，以至党政机关的干部，如果是在旧社会，根本就不可能这样設想。现在，广大劳动人民的政治地位、經濟生活、文化生活，比起旧社会，已經起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随着生产的发展，人民的生活还将逐步得到进一步的改善。不看到这些，不把旧社会和新社会加以对比，就不知道究竟是哪个社会好。不知道旧社会的苦，就不能真正知道新社会的甜；只有看到旧社会的丑恶，才能了解新社会的美好。

为什么許多老工人对旧社会有那样刻骨的仇恨，对新社会又那样无比的热爱呢？就是因为他們深受了旧社会的苦难，亲尝到新社会的甜头。有的老工人說：“一勾起过去的心思，就像翻小腸一样的痛苦，就像摘心肝一样的难受！”从这一句沉痛的話里，旧社会所給予他們的血海深仇，表現得多么痛切！“飽尝黃連知蜜甜”，他們对比今昔，怎么能够不对新社会表现出无比的热爱呢。因此，必須让青年們了解旧社会，必須把旧社会劳动人民的生活和新社会劳动人民的生活加以对比。这是活生生的阶级教育，不能认为和过去对比沒有用处。

至于說，旧社会的事已經过去了，老提它干嘛。这个问题，可不是简单問題。

誠然，我們的社会已經是新社会了，在我們的国家里，剝削阶级已經被推翻了，旧社会已經成为过去了。但是，这些被推翻的阶级，甘心自己的失敗么？他們是不甘心的。党的八届十中全会指出：“在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整个历史时期，在由资本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整个历史时期（这个时期需要几十年，甚至更多的時間），存在着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間的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这两条道路的斗争。被推翻的反动統治阶级不甘心于灭亡，他們总是企图复辟。”^①当前，美帝国主义在采取各种手段，企图向我国进一步地进行侵略和颠覆

① 《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十次全体会议的公报》，1962年9月30日《人民日报》。

活动；各国反动派在配合美帝国主义摇旗呐喊；现代修正主义者在散布种种毒素，毒害革命人民；同时，美蒋特务还不断地从海上、空中向我们窥伺窜扰；国内已经被推翻的反动剥削阶级，也不甘自己的灭亡，我们还在同他们进行着复杂、曲折的斗争。由于阶级还存在，特别是资产阶级的思想影响和旧社会的习惯势力，以及小资产阶级的自发势力还大量地存在着，也还有可能产生新的资产阶级分子。这说明，不论在国际和国内，都还存在着阶级和阶级斗争，还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

特别值得提出的是，国内外阶级敌人的复辟活动，从目前看来，主要的还不是采取武装行动，而是采取打进来、拉出去，分化瓦解，逐步腐蚀的方式，梦想在社会主义国家里搞什么“和平演变”。他们企图用潜移默化的方式，从生活入手，腐蚀人们的思想，浸染人们的灵魂，消磨人们的革命意志，迷惑人们的政治方向，使那些不坚定的人们不知不觉地蜕化变质，走上资本主义道路。

在我们的国家里，阶级敌人这种“和平演变”的对象，主要是青年一代。今年9月间出版的一期美国《时代》杂志，在一篇文章里就公开认为我国的未来，“要看接班人如何”，把“和平演变”的希望寄托在我们的青年一代。

为什么在这个问题上，阶级敌人看中了青年呢？这是有道理的。因为老一代的人，受过阶级压迫和阶级剥削，挨过皮鞭，饿过肚皮，有的人甚至流过血、坐过牢，经过阶级斗争锻炼，受过革命炮火的考验，旧社会对他们有切

肤之痛。因此，他們的革命意志坚强，階級敌人想用“和平演变”的方式腐蝕他們，一般說來，是不大容易的。而我們的青年一代，沒有經過階級鬥爭的严峻考驗，沒有受過革命的鍛煉，就像沒有經過風霜的溫室里的花草一樣，是不容易經受住資產階級思想的歪風侵襲和資產階級的誘惑的。所以，階級敌人往往把他們作為薄弱的一环而首先从这里突破。

鑒于這種情況，對於青年一代，必須用階級、階級矛盾、階級鬥爭的學說教育他們，武裝他們的頭腦，提高他們的階級覺悟，使他們認識到階級鬥爭的長期性和複雜性，認識到在國際上階級鬥爭尖銳化、在國內仍然存在着階級鬥爭的今天，我們的國家仍然存在着資產階級復辟的危險。要教育青年讀毛主席的書，聽毛主席的話，牢固地樹立階級鬥爭的觀點，掌握階級鬥爭的規律，學會階級分析的方法，使他們能够在複雜的階級鬥爭中，站穩立場，辨明是非，堅定社會主義方向，高舉無產階級革命的旗幟，保持無產階級革命的傳統，永遠不忘階級壓迫，永遠不忘階級鬥爭，把無產階級革命進行到底。

要想把青年一代教育成這樣堅強的、具有鋼鐵般革命意志的人，認真地學習馬克思列寧主義，認真地學習毛澤東思想，是十分必要的；讓青年們參與政治活動和階級鬥爭的實踐，也是十分必要的。除此以外，作為一門階級教育的基础課，讓他們了解老一輩人的遭遇和變化，知道過去，認識現在，也有助於他們提高階級覺悟，樹立革命的

人生觀，做一個紅色的革命接班人。

我們國家里的青年，是熱切地要求革命、要求進步的。他們迫切地要求用革命理論和階級鬥爭的歷史知識來武裝自己。擺在讀者面前的這本書，就提供了一些階級鬥爭歷史感性知識方面的好材料。我祝願青年同志們從這本書里受到教益。

李 麥

1963年11月

目 录

紡織女工的今昔·····	王緒生(1)
从流浪儿到工程师·····	陈天升(14)
忆苦思甜不忘过去·····	陈广仁(32)
要飯罐的故事·····	郭秋粮(44)
换了人間·····	庄新儒(51)
“大世界”的女儿·····	馬 蔚(62)
她过去当教員的时候·····	丛 林(75)
枯木逢春·····	章劍平(92)
孤 儿·····	刘厚明(99)

紡織女工的今昔

王 緒 生

“亲爱的潘媽媽：在这愉快的国庆节，我們很高兴地把自己的成績告訴你……”

“亲爱的潘年芳同志：你在旧社会的痛苦遭遇，使我更加懂得了今天幸福生活的可貴……”

“亲爱的潘年芳同志：你的报告給了我們深刻的教育，我們一定要握紧手中的枪，百倍警惕地保卫祖国国防，保卫社会主义建設……”

一封封热情洋溢的信，从四面八方飞到上海国棉十二厂細紗挡車工潘年芳的手里。写信的人，有紅領巾，有青年工人，有解放軍战士……。他們在听了潘年芳的报告以后，都满怀激情地向她訴說自己的感想，汇报自己的学习和工作。

二十八年前，潘年芳是个被黑暗势力踐踏在脚底下的包身工，在漫长的岁月里，在旧社会的最底层，她过着悲惨的非人生活。1949年，潘年芳获得了新生，成了新社会的主人。从1962年开始，她担任了上海老工人讲师团的讲师。近两年中，她到过不少工厂、农村、部队、商店和学

校，作了近百次报告，用自己的亲身经历，向年轻的一代进行阶级教育和革命传统教育。

—

潘年芳生长在苏北泰州乡下的一个贫农家庭里。全家八口人：爷爷、爸爸、妈妈，一个妹妹和三个弟弟，只种着两亩祖坟地和向地主租来的三亩薄地。爸爸白天给地主家推車、挑担，夜里就披星戴月下地干活，可是到头来，交了地主的租，就所剩无几了。八口子住在两间破草屋里，墙是草泥糊的，門是蒲叶編的，四处透風。一年到头，穿的像蓑衣，喝的是稀糊。为了活命，潘年芳刚滿八岁就到地主家放牛。在放牛的时候，年芳还带着镰刀和籃子割草，割滿十五斤就卖给地主，換到一个銅板。对穷人来说，一个銅板也是难得的啊！年芳的妈妈常常候在地岸边，从她的小手里接过这用力气换来的一个銅板。

1934年夏天，大水淹沒了泰州农村。潘年芳全家爬在树上、坐在木盆里，度过了难熬的七天。那会儿，妈妈正怀着八个月的身孕，因为受不住这样的折磨而去世了。

天灾加人禍，逼得人們走投无路。就在这时候，帝国主义和买办资产阶级的魔掌伸进了苦难的农村。

一天，村里来了个头戴銅盆帽、身穿綢长袍的陌生人，自称是上海日本紗厂的带工老板，特地到农村来招工。他张开油嘴对老乡們說：“嘿，到上海做工可好啦，进大工厂，住洋房、吃白米飯……三年以后，工錢全归你們自己！”